

石国良遭残忍迫害 家人提出控告

【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】吉林省九台市法轮功学员石国良，二零零七年五月被绑架，二零零八年四月被非法刑九年，在四平石岭监狱遭到非人的酷刑折磨，被迫害致心肌炎、胸积水，一次被恶警电击的过程中，他全身抽搐，导致舌头几乎被咬断。石国良现已被转到公主岭市监狱关押迫害。

石国良的母亲和姐姐日前对四平市石岭监狱警察提出控告。以下是控告书的主要内容：

石国良，男，三十九岁，吉林省九台市纪家镇大榆树村民，因修炼法轮功，二零零七年五月被绑架，二零零八年四月被非法刑九年，现已被转到公主岭市监狱关押。

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，石国良入狱的当天，恶警赵建平就指使犯人袁有志、邸少权暴力殴打石国良。犯人袁有志掐住石国良的脖子，邸少权则掐住石国良的睾丸，狠拽狠打。在剧痛难忍的情况下，石国良用力挣扎摆脱时，头部撞在电视铁架上，顿时头部流血不止。此时狱警赵建平非但不制止，反而指使犯人继续殴打。狱警刘兆辉手持电棍疯狂朝石国良的后背击打，致使石国良身上到处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。直到石国良失血过多、几欲昏迷时才押往监狱医院，进行了简单的包扎。此情此景，围观的服刑人员有十多人。打完后，狱警赵建平将石国良用手铐、脚镣锁住，监禁大半月有余。

如此的暴力、虐待，四平石岭监狱的犯人们个个竟噤若寒蝉、无人应声；监狱时原其他狱警竟也熟视无睹、无人问津。事后，狱警赵建平以石国良有自杀倾向为由，让我们家属前来劝解。而此时的石国良身体瘦削，神情恍惚、欲言又止，这给我们家属以极大的心痛和精神压力。

二零零九年，石国良遭受种种迫害，导致心肌炎、胸积水，走路直喘粗气。监狱的医生说：“应该做开胸手术”。然而石国良这样的身体，却依然被狱警强迫参加奴工劳役。警察王赫勋经常以干活不积极、速度太慢为由，对石国良殴打、辱骂，且指使犯人于勇福、蒋长伟助其毒打石国良。石国良被群殴至昏迷状态，生命垂危之际，才被送往医院抢救。整个过程有好几个人在警察的办公室看到。在身体极度虚弱，胸积水没有完全排除的情况下，石国良即被强制出院，并以坐小板凳的方式对其进行体罚。

几年来，石国良在监狱经常遭受监区长周继佳、警察王赫勋的残酷殴打。非人的折磨导致石国良胸膜积水、胸膜炎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在长期的体罚虐待的情况下，每天还要被迫参加劳动。

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，当时的十一监区副监区长周继佳带领狱警李成、李军，还有犯人颜德全、郑伟，把石国良带至办公室，因办公室没有录像监控。李军给石国良戴上手铐，犯人颜德全、郑伟将石国良摁在地上踩住，李成用电棍电击石国良的颈部和背部，周继佳监督用刑。电击的同时，郑伟又往石国良的身上浇了一盆凉水，致使石国良全身湿透，以便加大电棍电击的力度，在高压的电击过程中，石国良全身抽搐，在万分痛苦和被折磨下，几近咬断了自己的舌头，挣扎中血水搅混在一起，溅满了屋地……

即便这种情况，周继佳和狱警李成、李军依然没有停手，直至中午十一点钟左右，又指使犯人郑伟对石国良一阵狂殴后，才将石国良送至监狱医院。石国良的伤口被缝

九针，住院半月有余，从此石国良的说话发音出现了严重障碍，早晨说不出话，发不出声音，直至中午才能慢慢说出话来，且吃饭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。

面对伤痕累累、身体极度虚弱的亲人石国良，我们家属悲伤至极。向吉林省监狱管理局投诉石国良遭受四平监狱警察及其犯人的摧残、殴打迫害的实际情况，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否认体罚、暴力殴打的事实，石国良自身的伤痕是其自残的结果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，是谁给了这些警察可以任意殴打、体罚被监管人员的权利？什么样的法律和政策允许警察可以指使犯人采取暴力殴打、体罚被监管的人员？这种法西斯的流氓行径，在社会上更是一种犯罪行为，为法律所不容，为社会所不齿！

四平市石岭监狱周继佳、刘兆辉、李军、李成、王赫勋、赵建平等六人已经严重侵犯了石国良的人身权利，同时触犯了我国《刑法》，故意伤害和滥用职权虐待、殴打被监管人员的罪行。

我们家属强烈要求各级主管机关领导核实查清此事：

一、对我儿石国良实施保外就医的措施。

二、对于周继佳、刘兆辉、李军、李成、王赫勋、赵建平等六人违反《监狱法》的予以行政处罚；对其行为触犯法律、法规的人予以刑事追究。

三、对受不法指使故意殴打他人、伤害他人身体的服刑人员袁有志、蒋长伟、于永福、邸少权、颜德全、郑伟予以加刑处理。严肃法律法规及其监管制度、惩前毖后、以正视听。

三十五人被四平监狱转到公主岭监狱始末

【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】八月六日，吉林省四平监狱将非法关押在十监区、十一监区的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，全部转到公主岭监狱迫害。据悉，公主岭监狱恶警正酝酿着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被非法关押在四平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共有三十五名，分别被集中在十监区和十一监区，其中杨秀文和高维喜长期住院、石国良被送到省公安医院住院。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下午，十监区和十一监区都早早收工了，警察都加了双岗，而且到了晚上，监舍内值班人员也加了人。

六日星期二，早饭后，整个监狱都未出工。七点左右，警察全来了，拿来了75X120cm的编织袋，上面写着法轮功学员的名字，并要求号内犯人给所有法轮功学员把东西收拾好。由于袋子太小，很多人只装了被褥，暖瓶、脸盆、饭盆、食品等等都没法塞进去，只好另装了塑料袋里。所有人的秋冬衣服，都按照监狱的规定用标准的蛇皮袋装好，统一送到了劳动现场的包裹库中，而且劳动现场还有劳保服装和用品。问警察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一会儿出工给你们收拾。最晚星期五，八月十日再给你们送过去。

七点二十左右，监狱新任命的改造监狱长刘海涛带着大批武警和警察来了，堵在了监舍门口，点法轮功学员的名字，一个一个出来，几次搜身后，被押到操场。每两个人一副手铐，铐完后又挨个核对了人员名单和照片。一直到八点半左右才忙活完。八点半，这些法轮功学员被层层警察和武警包围着押上了大客车（四平监狱警察通勤车）。法轮功学员一共三十五人被转监，其中法轮功学员石国良在长

春新康医院（省公安医院），车上只有三十四名法轮功学员。这时，又上来了十多名警察挤在车中。又等了好久，车才走。从对讲机中可以清楚的听到，此行共有七辆车，法轮功学员乘的是第三辆，据说后面的车是运送外籍犯人的。

九点多，车终于出了四平监狱的大门。警车一路鬼哭狼嚎的开道，四十多分钟后，车队到了四平上了高速。又跑了近一个小时，车队在公主岭高速公路口分开了。押送法轮功学员的车从公主岭站下了道，另一行人说是去了长春。

到了公主岭出站口时，看到大批武警和警察在等。出了站，又是警车开道，武警荷枪实弹的跟随，将法轮功学员们拉进了公主岭监狱。

公主岭监狱里面，路是水泥路，到处杂草丛生，大客车甚至连狱内门岗都拐不进去，忙活了半天，只好在门岗外花池中下了车。又一阵搜一阵摸，然后才解开了手铐，将法轮功学员送到了院中的篮球场中。法轮功学员们被一群犯人和众多警察包围着，一个警察拿着名单将五、六个人一组分开了，由各个监区的人领走。

到了监区，法轮功学员又被警察带去盘问，然后立即给安排了劳动（奴工）岗位。此时才知道，人虽到了这里，但行李却没有来。直到晚上收工时，回到了监舍，看见了被翻动乱七八糟的行李，才知道四平监狱只是把小袋子送来了，而很多日用品：脸盆、饭盆、暖瓶、食品等等，都没有拿来。此时正值三伏天，没有暖瓶喝水，没有脸盆洗脸，一直这样的等着，从此再无音信。

八月六日这天，本来天气很晴朗，可是自从法轮功学员们被劫持入院以后，天气就开始变了，一连几天不仅乌云密布，而且细雨绵绵，雷声沉闷，象在很远的地方放鞭炮一样。傍晚，大伙正议论的时候，突然，一个大火球从天边飞了过来，一声巨响，炸的火花四

溅。很多人清清楚楚的看见了雷火的跳动。雷声过后，走廊内所有的犯人都在议论。第二天晚上雷又来了，依然是一个大火球，依然是劈在楼上。再出工时，整个监狱的犯人都在说：“这雷是来劈人的呀”。这时候听说，有的法轮功学员已被恶警关进了小号，惨遭迫害。

到公主岭后，一直有人在秘密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，连上厕所说话都有人报告恶警。有熟识的犯人告诉：这个监狱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叫“攻坚办”，十分邪恶。而且这里的保密工作做的非常严，比如把人打坏了以后，他们会严密封锁消息，直到你伤好了，才会让你接见家人，而且死不承认打人的事。

这批从四平监狱转到公主岭监狱的法轮功学员，在等了三个星期后，在四平监狱中的存款才在公主岭监狱上了帐，而当初应允送来的秋天的衣服、过冬衣帽，只是四平监狱恶警随口一说罢了。这儿的秋天很凉，出工又早，一会儿就冻透了。警察看见了都没问一问，有些犯人看不下去了，私下给几件衣服遮蔽风寒。

好不容易能接见家人了，才知道外面每天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来接见。邪党恶徒有硬性的规定，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，要想接见，必须到省六一零开证明才行。

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是法轮功学员，他们对恶警洪法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（退党退团退队），让他们明真相少做恶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也会给家人带来平安，真心的希望他们得救。

大纪元系列社论

九評共產黨

2004年11月，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在海内外引起轰动。此后《九评》在中国大陆禁而不止，悄悄走入千家万户。《九评共产党》全面剖析了中共历史，揭示中共反人类、反宇宙的邪恶本性。“九评”的发表唤起了民众精神觉醒、驱除了人们对共产党魔教的恐惧，并引发中国民众的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大潮。到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“三退”人数已超过1亿4936万。